南宮奏議

南宮奏議序

夫古昔聖王將整齊寰宇表垂來世增高累厚曷嘗不在於禮樂哉然匪獨其神明茂也要必有艮喆之助焉粤有虞氏命官典禮典樂特屬夔龍周公旦有大勲勞而後之頌之者必以作禮樂爲稱首當是時元首股肱貞明純一創儀蠖以先天下天下莫不惇彝而秩叙末世上鮮完德臣非碩輔廼建制率多襲沿寡所稱述至我

明

二祖創述

列聖恢張逮今

皇上光闡鴻猷銳志還古自是禮樂巳周浹旁洽光融而熺焯矣聞之古人積德而後可興亶其然乎而今少保大學士嚴公負弘毅之質挺高朗之才抱精閎之學應時而起獨膺　簡任蓋

上以禮樂望公公亦以禮樂事

上其在儀部
上凡肇修諸曠典下公議皆取具倉卒公据
經考古伸紙行墨發無停思靡不妙裁精
畫以當
帝心而愜朝論今觀其所詮次有本有文諸
體咸秩是故大無不包小無不入遠無不
至邇無不存皆盡天下之變而成其務正
太史公謂人道經緯萬端靡所弗貫蓋禮
之全也斯不亦偉乎哉記曰知禮樂之情

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又曰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若兹非公蘊厚養深窮性命道術之超詣而又遭我

明聖咸有一德酌今古悉情文疇能若是雖然公今當軸在

帝左右履道日亨其將若夔若龍若公旦贊格天之業媲美虞周廼遂謀秘議造膝沃心俾海内陰受其芘而人不及知者又不

知凡幾嗣是鏤金勒石以爲昭德表功之
地則勳業與史冊爭光聲名與天壤同流
赫奕乎弗可尚已夫玆編也其殆權輿爾
乎
嘉靖乙巳孟秋望日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知 制誥 會典總裁南郡張璧謹
撰

南宮奏議序

大學士少傅介谿嚴公先是典禮者七年諸所上䟽凡三十卷題曰南宮奏議龍獲縱觀之歎曰德積則禮樂興明良合則治具張非偶然之會也乃若命起朝儀者徒取襲故之儒請草禮制者又逢未遑之主是故弊俗猶沿而煥文多闕也殆自昔難之矣洪惟

皇上聰明憲天中和建極巍乎聖人之德既

治定功成四海又安萬物咸若乃議作禮
樂以昭天地和神人公以名德允當
帝心特兼夔伯之任公也忠植其性而又惟
寅惟清貫以天人之學經以體用之才綜
以情文之制昔所未有今所創見者乃緣
人情而起本天敘而訂或酌今以法古或
稽古以準今規矩無不貫也衆見攸集兩
端並陳則辨異同之致而折其中要可否
之極而歸諸一真若持衡然簪筆馬上論

次跋踏鞅掌在公察決從容與嚴陛對揚細旃敷奏無以異至諸煩則易支簡則易略也乃累牘千言莫非密理提綱數語無不會文恥煩不溢一辭簡不漏一事蓋高下相成分合互見洪纖悉舉本末之分彪列焉而其大者如　大禮大儀大恤郊社宗廟明堂諸篇眞足以贊

聖天子仁孝冊大慶眞足以重元良端國本

上修省眞足以盡應天之實察看聖功圖

說真有回天之力申正文體真足以釐變士習褒勸勤事伏節之臣真足以表揚忠烈論邊務夷情真足以恢安攘之計其餘又莫不參伍典文區畫品式秩秩如也奕奕如也是故每奏輒稱

制或

面諭用嘉殷三接之儀或

手詔致褒炳十行之札布而行之勸為成典藏諸庶府紀于太常凡薦紳之士則皆進

而和衷樂成退而同聲歎美矣盖至禮本常經未有不協公論由直道未有不符者也公玆惟政本是司密勿贊襄嘉謨嘉猷入則告焉出則奉焉以式百辟熈庶績和萬民調四時則且有西掖奏議著德表功精貫金石而光映雲漢也夫是編殆爲之兆云

嘉靖乙巳仲秋朔日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蘭谿唐龍

謹序

南宫奏議序

南宫奏議者今大學士介谿先生嚴公在
禮部時所上也惟我
國家以守成爲治舊章成憲有司世守至
禮文之事亦莫或志於損益者故自永樂
迄正德百二十年
朝之大典取諸故牘而已足而禮曹爲閒
局舊老碩輔姑以養望於其間逮今
皇上師武周繼述之孝始舉所謂典禮稽古

而致新之而公適當其任諸所重務皆委於公於是前後七年間奏議之上凡千有餘章稿皆公所手創與其所裁決而士大夫得於見聞者因仰歎今日制作之盛非

皇上神聖不能爲非公該博英敏不能贊而察公之啓處則仰思俯構寢食不遑其用心之勞甚矣然瑎嘗反覆是編竊歎夫公之用心尤有勞焉者而世或未之識也方禮之初議也

聖明之見高出千古而經生學士或局於舊聞公於其時泥古則拘循俗則陋激則不足以赴
德意之所向而隨則輿情有所拂旁之觀者莫不爲公懼而公精審堅定道擇厥中事求其是義所當從則違衆而不惜或所不可則忤
主而不憚故其議奏大者四五上其次三上又其次再上廣引曲譬必極其歸及其後

禮成議定既得達於

淵聽而海内士庶亦得明於繼述之指損益之義以幸寡過於三重之大而始歎夫慮始之難葢功莫大於濟時學莫邃於經世是則公之所以不可及而用心之最勞者此也後之君子不讀是編固無以識公之心然或讀焉而未之能識亦豈可謂得其微哉昔伊周之謨訓史臣實述以爲經漢唐以降名宰相所猷爲史亦論次以爲傳

公之是編作史者吾知其必有稽矣然南宫猶六曹之一也公今爲相六曹之事皆所平章嘗慨夫今之士習日以媮下而民日就窮百司之職守或失其舊而紀綱或漸以弛轉移振作公之用心益勞則功在天下益大而學之爲用益以光顯史氏所稱述奚啻南宫之論建已乎亦預以是編卜之也是編爲卷三十爲目二十二爲章二百六十六事皆舉其大者故視初藁

僅什之一云

嘉靖乙巳閏正月之望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華亭徐階謹序

南宮奏議序

古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今有言焉著之簡牘而輝光施之當時而弘濟垂之後世而可傳德美攸寓而功業從之此非天下之名言邪孟軻氏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不有名世安得名言吾於少傅大學士介谿先生嚴公見之矣鍾比歲家居亟聞人人稱公南宮奏議思一覩之爲快而無繇也乃茲來京辱公

見示不鄙無文且以序屬因得莊誦而遍觀之凡爲卷三十爲目二十有二其所論建皆典禮章程時政彝教法紀邊情之大者也而爲國以禮禮莫重於祭莫先於正名故二者特詳焉蓋

德意之所精求而宗伯之所專職尤在乎此鏜愚不足以窺公之大備嘗槩其平生始而英敏中而淵邃既而練達終之宏博而堅定故其發而爲言筆之奏牘也具體而

時出之温潤而精明剴切而平正約靡遺
情豐無長語淺近不失之俚深婉不傷於
晦剖紛動中千肯綮合異必究其指歸至
於倚馬八面之才扛鼎萬鈞之力卓卓乎
其莫及用能孚契
淵衷翊宣化理綱維　國是黼黻
皇猷於以濟時而傳後裕如也炳如也經云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史云識時務者在俊
傑是集蓋有焉知言者可以考德而揆功

矣所謂天下之名言非邪雖然竊嘗聞之
爲臣不易爲大臣者其責任有加焉又聞
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大臣於此不尤難乎
恭惟我
皇上運應中興
天錫上智乃聖乃神追五帝而並之諸執政
大寮仰承
神聖毎懐靡及公昔任南宮於尤難而當其
今也位正首台無所不統於諸難而當

其全其圖惟報稱憂勤惕厲之心較南宮
爲何如使公欲爲之心咸獲自盡焉則相
業之所就庶幾哉伊周訓誥之所稱畨
南宮已也而密勿之地造膝之頃都俞吁
咈世豈能盡知之然則讀今集與將來續
集者當有以識公之心而公也尚其益持
此心日新又新以答天下之望

嘉靖乙巳日長至

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前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進賢萬鏜謹序

南宮奏議序

南宮奏議若干卷今大學士少保嚴公爲宗伯時諸所奏牘也初公之爲宗伯也職兢彌七年而一代之典章政紀見之題奏者爲牘已百十餘卷若茲編者則汝璧爲之詮次而什一存者也然而公之蓋勞休聞匹古名臣固已可考而知矣璧嘗爲之歎曰甚哉奏議之難言也匪言之難也言而誠與才合道與時亨之難也古之人英

偉傑特卓然顯者莫若漢賈傅唐陸宣公其人顧誼其才非不足以用世也然而立誠弗豫是故其言格而弗用若贄則誠與才合矣然而遭時弗昌是故其道鬱而未光嗟夫難矣乃今聿有見於公則可謂兼之矣璧嘗觀之公秉議時艱大投遺如宗廟　明堂　山陵　巡狩諸大禮勳祀宗藩南征北團諸大政皆群議之所疑憚而莫之敢決者而公也以識體達變之材遂

經洽古之學裒然而總之於廷會則灑翰
成章於　行在則倚馬視草蓋雖承
上旨督促取具造次而達之詞則沛如矣是
豈獨公之才之異然哉要之公秉心淵塞
厲節靖共融之為智有定見持之為守有
定力所以幹乎其才者有其本矣由是以
定國是以成幾務以副
一人特達之知以對群心孚顒之望而遂以
大亨其道於天下皆公誠定見定力定之

效也嗟夫公其所謂英偉傑特者非耶公
道日益亨而相業方懋弼謨輔德將有上
與伊訓説命相表裏者在是又載筆者之
責也汝璧雖不敏願執簡以俟
嘉靖甲辰秋八月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鄉後學貴溪江汝璧謹撰

南宮奏議序

上即位之十有五年制度儀文漸巳還古乃復欲創未有起未振備一代獨偉之觀然典在禮官當是時介谿嚴翁爲宗伯始也而宗伯明經術習今昔之故然又達情與權明年丁酉　皇太子生天下咸悅遂請正號　東宮順衆望定國本從之其年會議討安南稱不貢世則討以爲且須文告不聽則伐之無遽勤兵於遠戍戍

上欲尊稱
文皇帝爲　成祖
獻皇帝爲　睿宗必祔之廟又舉
秋享明堂以嚴　親配諸大議皆下衆恐乃
悉議如禮時以爲難己亥
大行章聖皇太后祔
顯陵爲條悉事宜先是二月
大駕幸承天以南祔故宗伯從計畫甚夥具
大狩條中其年

大享殿肇工殿取明堂之意而異其號制則
頗采部議用之又言官以故禮部侍郎薛
瑄從祀下議未一罷之翁言獨多瑄辛丑
宗廟災則告修省
上趣有司更起之則告費鉅民困宜順變緩
圖以安衆心許之是歲也安南聽始謀果
降乃奪國號貶爲安南都統司給印如禮
部議壬寅
上詔宗伯爲大學士兼領禮部如故癸卯侍

郎呂公柟卒於家請謚與葬不報呂侍郎
者有道仁人也翁疏列侍郎美甚衆願得
請比崔文敏公甲辰
宗廟新復從古制采翁論也凡此皆見南宮
奏議中翁在南宮所進牘且千數不具論
乃論其著者故事宰相得燕見
天子召對他即大臣不召翁為宗伯乃數入
召見與宰相比言多所匡止其事秘莫為
傳獨販販在人聽覩者如此刻焉王　維楨

曰余聞之故老云仁哉
孝皇帝當乙丑選士也宮中籲於天願天畀
真才是時嚴翁應選中夫念誠好賢天乃
予之賢豈可常哉乃後遭令
天子興知其才委任焉遂竭忠盡智若此惟
盛世典章寔藉用明往代莫比焉傳稱好
賢之利不於其身於其後人信然哉語亦
有之樹木者芘樹穀者肥小言可以喻大
而人君惟在樹人

嘉靖丙午三月望翰林檢討關西晚生王
維楨頓首謹撰

南宮奏議目錄

卷二十
學校
教胄
卷二十一
選舉
卷二十二
邦典
卷二十三
官政
卷二十四

南宮奏議目録終

南宮奏議卷第一目録

大禮一

南宮奏議卷第一　　鈐山堂集四十一

大禮一

明堂秋享大禮議

嘉靖十七年五月日該直隸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奏爲獻愚議復古禮以隆　聖孝尊　朝廷事奉　聖旨禮部會官議了來說欽此臣等會議得豐坊奏其一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誠建明堂而加尊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則所謂復古禮以隆　聖孝也臣等竊聞自昔羲農肇祀上帝或爲合宮

或爲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爲明堂之制視殷夏加詳焉蓋古者聖王以爲人君天之宗子其事天也亦如子之事父義尊而情親故制爲一歲四享祀之禮有冬至圜丘禮有孟春祈穀禮有孟夏雩壇禮有季秋明堂禮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親之也先儒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以后稷配焉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以文王配焉以親文王也此周事然也仰惟我　皇上以元聖受命考禮憲經頃歲以來建圜丘及祈穀禮建崇雩壇諸凡彝典煥乎大備而冬至之祀奉我　太祖高皇帝配

天於圜丘允合于周之后稷配祭于郊之典矣而明
堂秋享之禮先年側聞　皇上下諭二三輔臣固嘗
講求于斯　淵衷切注至誠默定已非一日矣茲者
恭承　明詔集議于廷則研考禮文宣敷德意以仰
賛我　皇上誠孝之勤固臣等之職也惟是典禮重
大臣等學術荒陋識見短淺不克賛明萬一連日以
來方切憂懼求其端而莫得其義者然敢不罄竭愚
慮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之禮經見未詳秦漢以下
諸儒所傳議論不一月令明堂中央大室東青陽南
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周書叙曰明堂前

有應門大戴禮曰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陳氏禮書又曰明堂五室外别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應門明堂位疏又曰四室十二堂宋儒朱熹又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此其所論之制不同如此鄭康成疏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宮又曰明堂路寢異實同制據其所言固是王者之常居耳而淳于登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丙巳之地韓嬰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又曰明堂外水曰辟雍此其所建之地不同如此大抵皆取時書散逸之文經典

相似之語牽合附會靡所的據蓋聖遠籍亡失之久矣夫善制禮者不必相襲今考之儒先之論彼此異詞參之近代之規先後殊制臣等因此反覆思惟今日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但明堂之制古法難尋詎能修復要在不膠故常不泥陳迹師先王之意自為令制此惟　皇上睿思淵識妙契千古之上損益百王之中斷而行之所貴昭復古典宣揭孝誠斯可以垂之萬世矣昔魏徵曰聖人有作義重隨時事貴通變自我而作何必師古顏師古曰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

何殊膠柱但當作皇代之明堂貽永範於來葉盖古
名臣之論皆然夫事必泥古則違時措之宜役必繁
興似戾舉嬴之義臣等愚見切惟明堂圜丘皆所以
事天也今　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
之方位穹窿閎偭允稱嚴祀合無今明堂秋享之禮
即以大祀殿行之則不煩改作用工少而禮成不難
矣伏乞　聖明裁定臣等又議得明堂配侑之禮昔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其在我將之詩可見也詩傳
以爲物成形於帝猶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
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漢孝武明堂之享

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宋真宗時以太宗配仁宗時以真宗配英宗時以仁宗配皆世之遞配此主於親親也宋臣錢公輔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於是既推周公之心爲嚴父又推成王之心爲嚴祖於是司馬光孫抃諸臣執論於朝程朱大賢倡議於下此主於祖宗之功德也我　國家復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當配之帝亦唯二論而已若以功德論　太

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　太祖當配以　太宗也若以親論則　獻皇帝　陛下之所自出也一體而分之親也篤生聖人以與萬世太平之治　陛下之功德即　皇考之功德也揆之秋享嚴父之旨若皇考顧不得配帝之享臣等竊惟　皇上尊親法古之念容有惕然靡寧于懷者也仰惟　皇上聖學淵微志復三代惟是明堂大祭配帝重典所當慎重必使允合經文足以垂範宇宙則天下之幸也伏乞聖明裁擇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

此聖人制禮至正不易之道也仰惟我　皇上純誠
至孝徃歲於我　皇考獻皇帝廟號再三更定務求
至當査得嘉靖十五年九月内節奉　聖諭朕聞人
子欲報其親匪但取諸尊崇是身不能顯其親雖崇
而過之不足云也先議以　皇考廟比世室之義而
即名世廟朕今反覆思之推尊　太宗世祭不遷是
矣恐　皇考亦欲推讓　太宗者　聖諭又曰　皇
考廟名如題曰　獻皇帝廟庶别宗稱以見推尊之
意大哉　皇言也真體親之孝也尊親之誠也大公
無我之心也臣下方仰頌休德之不暇則今日稱宗

之禮必有不安於　聖心者矣夫旣已稱宗則未有
帝宗而不躋祔於太廟之內者也竊恐我　皇考在
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者矣且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
帝者宗之言尊也非祖宗之宗也王肅已嘗駁鄭玄
誤疏之非矣而今豈可謬引以爲證乎臣等仰思
聖訓遠揆舊章稱宗之說不敢妄議以負　陛下伏
乞　聖明裁之臣等又看得豐坊奏其二曰今天下
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凡遇　慶賀之節皆於佛寺
習儀而列　萬歲牌位於佛像之間甚爲褻瀆若依
古禮令天下皆建明堂以行　慶賀之禮方合尊無

二上之儀則所謂華夷教以尊 朝廷也臣等議得古之王者巡狩設有明堂以爲朝諸侯之所然在四嶽未有隨地而並建者即如趙岐孟子註以爲泰山之下存有遺址夫泰山方嶽也則明堂非方嶽不建可知矣今巡狩不行建之無謂夫明堂王者之重制也閎麗尊大之居也制非儀則弗稱即以 朝廷重制而遍立於四方與衙館驛傳等類使人狎視而褻玩之豈得爲 聖朝之令典乎且天下郡縣地方不皆殷庶也廣粵之鄉人境稀寂屋不瓦覆府縣廳治茅茇以居亦有廨宇絕無者選去官員寄宿民舍茲

欲槩令修治廣勞力役興造事端無裨崇嚴適增煩
擾非深長思也臣等又議得慶賀習儀乃漢綿蕝之
遺意也漢興叔孫通始演朝儀置蕝表位率諸生於
野外肄之今各處習儀多以寺觀亦取其位設寬敞
可以容衆肅儀耳故每遇　聖節及元旦冬至先期
二日有司備龍亭儀仗官屬導引迎至其地安設中
廷各官於丹墀拜舞行禮至正節日則于本衙門公
廳裝設黃幄龍幔香案告天祝讚禮畢撤之視事如
舊蓋人君之尊如天即如設位告天立牌展祀祭畢
則撤同一理也方國下邑止宜權設幔幄豈可輕擬

朝堂今南京拜牌則于禮部各處宗室拜牌則于本府郡縣有司拜牌則于公廳禮制已定只合如舊茲欲各建區宇比同　朝制稱係明堂臣等未見其可也若夫各寺宮觀俱設有萬歲龍牌乃其徒衆自爲供奉祝釐非爲習儀也但沙門夷寺襲用非宜合無今後各處習儀照兩京朝天宮事例俱赴舊有宮觀去處演習行禮或便近佛寺從宜改飾門廡撤去夷像恭設龍牌嚴戒局鑰毋使瀆雜則禮儀整肅而事體亦不至紛更矣伏乞　聖明裁定五月二十五日

奉

御批明堂秋報大禮着於奉天殿行其配　帝着歸
一說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彼建議之引臣
下生封某官則追贈不減一者且古人未嘗槩稱其
君爲宗近代皆若是何在　皇考爲不宜着再會議
了來說習儀只照舊行欽此

奉旨以　獻皇帝配　帝覆議

先該本部等衙門奉旨會議具題節奉　聖旨明堂
秋報大禮着於奉天殿行其配　帝着歸一說　皇
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彼建議之引臣下生封某
官則追贈不減一者且古人未嘗槩稱其君爲宗近

代皆若是何在　皇考爲不宜着再會議了來說欽
此臣等會同府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許讚等議得仰
惟　陛下躬孝治發德音以明堂秋報大禮着於
奉天殿行法古王者布政之宫舉皇代肇禋之典天
識高明睿謨弘達誠非臣下愚陋萬萬所能及也惟
是配帝一節恭承　聖諭令求歸一之說臣等參稽
往冊博采輿情覆議得先王之禮本乎人情而爲之
節文者也王者之典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觀
其會通行其典禮要之求即乎人心之所安而已恭
惟我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實惟我

皇上天性之親德懋純誠功崇啓佑明堂秋報大禮
考之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恭請　皇考獻
皇帝配帝侑食允合周道垂訓無極臣等僉議攸同
伏乞　聖明裁定嘉靖十七年六月初四日奉
御批明堂秋報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爲正本與
郊禮不同人孰無父且此雖父子皆根於祖一脈其
父即祖茲禮自朕舉宜　皇考配　上帝依擬行
　請孟春祈穀以　文皇帝配　帝議
該本部會同府部院寺等衙門官會議得明堂秋享
配位大禮恭請　皇考獻皇帝配帝已經具疏上聞

訖此外臣等復有芻莛之見切惟 本朝自我 太
祖高皇帝創業開天 太宗文皇帝造邦繼體逮我
皇考獻皇帝積慶累仁應符啓聖其功德並隆而
無間也玆 高皇帝作配圜丘 皇考作配秋享允
合經義無容議矣諸臣之見猶以 文皇帝繼體首
君祀天享帝獨少一配似有未安欲望 聖明裁酌
而行夫天與帝二名而實一義然微有少異者天以
全體言穹窿徧覆冲漠難名故以壇祭示至尊也帝
以神道言肸蠁陟降洋乎如在故以屋祭示可親也
謹按古義孟春祈穀于上帝乃曰帝而不天可見非

圜丘之比矣臣等愚管切謂孟春祈穀合無仍用屋祭之義於大祀殿舉行恭奉皇祖文皇帝配祀冬至以太祖孟春以文祖季秋以皇考如此則禮文周悉誠孝流通我皇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矣但事干成典臣下擅難輕擬伏望皇上留神省覽恭候宸斷裁定除劄施行

獻皇帝稱宗大禮請會官復議

該本部具題廟號稱宗大禮請乞於東閣會官復議等因節奉聖旨宗祀典禮係禮官職掌你部裏先無定論如何盡諉諸人顯是推避着便定議來

說不必集議欽此臣等竊惟國家政事自有常體一
應典禮若係奉　旨禮部看了來說則本部徑自定
擬題覆自不干預諸司若既集官會議則欲求衆論
之一可否之公又非本部可得而專也昨會議之時
臣等宣宗諸臣謂稱宗初議已經上請若以初議爲
是本部仍以初議回奏若初議爲非本部則改擬回
奏一時諸臣可否相半臣等見得未有定說所以再
請集議非敢推避乃慎重國典當如是也查得凡大
典禮如往歲　郊祀禘享等禮俱會輔臣於東閣集
議此舊例也今蒙　聖旨不必集議只着本部定議

來說但恐將來議者謂此典成於二三臣之議姑以
聊且畢事而已恐事體不應如是會議之禮自此遂
可廢矣今東閣集議不敢再請查得嘉靖九年分祀
大禮　勑令在廷臣僚人各具奏今次稱宗合無仍
照郊議事例伏望　皇上勑令廷臣具疏以聞但人
具一疏似爲煩瀆合無五府九卿詹事府春坊翰林
院國子監六科十三道預議官員每一衙門各共一
疏上請衆論旣同然後本部定擬回奏則於盛典爲
有光矣嘉靖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奉
御批卿等說典禮重大依擬於東閣同內閣會官議

了來說

獻皇帝稱宗大禮議

先該本部會題該致仕同知豐坊奏爲獻愚議復古禮以隆　聖孝事奉　聖旨禮部會官議了來說欽此該本部於五月二十二日會官議題節奉　聖旨明堂秋報大禮着於奉天殿行其配帝着歸一說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彼建議之引臣下生封其官則追贈不减一者且古人未嘗槩稱其君爲宗近代皆若是何在　皇考爲不宜着再會議了來說欽此該本部於六月初一日會官議得　明堂秋

報大禮伏請　皇上恭請　皇考獻皇帝配　帝等
因題奉　聖旨明堂秋報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
爲正本與郊禮不同人孰無父且此雖父子皆根於
祖一脉其父即祖茲禮自朕舉宜　皇考配　上帝
依擬行欽此續又該禮部於本月初一日具題本日
會議　廟號　宗祀典禮重大請乞於東閣會官復
議等因節奉　聖旨宗祀典禮係禮官職掌你部裏
先無定論如何盡諉諸人顯是推避着便定議來說
不必集議欽此隨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卿等說典
禮重大依擬於東閣同內閣官會議欽此臣等會同

内閣大學士李時夏言府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許讃
等會議得竊聞有冠世非常之德者宜享冠世非常
之稱自古君天下者其所稱號曰皇曰帝曰王其廟
號則曰祖曰宗是皆至尊之殊號帝者之崇名也史
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殷人祔廟稱帝不槩稱宗
然商書肜日稱高宗周公無逸稱中宗高宗説者謂
殷有三宗祖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也
至周有謚稱王漢稱三宗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
孝宣爲中宗其餘皆稱帝自唐以後則皆稱宗誠如
聖諭所謂近代皆若是者仰惟我　皇上受命統

天稽古崇制頃者釐正祀典恭建　列聖群廟特建
皇考獻皇帝廟偉制隆儀煥乎大備矣顧以秋享
宗稱猶爲闕典側聞　皇上前此與密勿大臣屢發
德音形於召問仰見　皇上至孝惓惓永懷顧復之
恩思罄推崇之典誠欲舉百王之曠禮垂億代之鴻
名者也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不忘其親所
由生也此我　皇上之謂也臣等仰奉明旨敢不思
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意見各殊
人情不免臣等博考群籍廣集衆思連日反覆思惟
始得其端頗祛其惑請遂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秋

享嚴父配天此孝經孔子之言千百世莫之有易者矣而其後則宋儒程頤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猶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成物之時也朱熹則引此言入於我將之詩註內此又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今議者乃引朱熹語錄所記破易前說謂明堂之配不專於父借使熹果以配父爲非則註詩不當復引程頤之論矣今不以此爲據而信門人記錄之言安知所錄之無謬誤哉　聖諭有曰明堂秋享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爲正茲禮自朕舉

宜　皇考配上帝聖明卓見已出尋常萬萬臣等無
容再論惟是稱宗之議臣等謹按禮曰祖有功宗有
德考之釋名祖始也宗尊也漢書註曰祖之稱始始
受命也宗之稱尊有德可尊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以
配上帝王肅註曰周公於文王尊而祀之也此宗尊
之說曰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
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朱子
亦以歆之說為是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
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此宗無數之說
禮以義起者也臣等仰思　聖訓　皇考稱宗在今

日不爲過情誠深有見於斯義者矣恭惟我 皇考
獻皇帝胙壤錫封位于藩服繫天下遹駿之望與文
王居西伯之位而西土怙冒者同躬修德讓行通神
明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昭受上帝生武王而
克集大命者同昔程頤論宋僖祖當配天或難其無
功業程頤曰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此人安得爲無功
業以此推之我 皇上今日中興禮樂制作之功業
皆 皇考之功業也又與宋程頤論僖祖之意同故
今日宗祀之典援据古義推緣人情我 皇考獻皇
帝至德昭聞密佑穹昊則尊之匪過乎崇而宗以其

德可也且慶祥所啓自　皇上而下聖子神孫傳受
無疆皆　皇考一人所衍布則別之匪疑乎專而宗
以其世可也仰惟　皇上以聖人之大孝議天下之
大禮推武王周公宗祀之意師孔子之訓下采有宋
大儒諸說明宗尊之義臣等蠡測管窺之見何能少
裨萬一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着遵照或問會議來行

南宮奏議卷第一

南宮奏議卷第二目録

大禮二

御製明堂或問

遵照 御製或問 獻皇帝祔廟 文皇帝稱

祖議

請奉 獻皇帝主于特廟祫享于 太廟議

請乞 欽定 文皇帝稱祖 獻皇帝稱宗尊

諡

請乞 欽定上冊并奉題 神主舉祭儀

再請定上冊并題主祭儀

明堂造辦儀物幷　廟享等禮儀

奉製秋享　正位　配位神牌式

奉題　成祖　睿宗神主儀

南宮奏議卷第二　鈐山堂集四十二

大禮二

御製明堂或問 有序

明堂或問者非上人亦好辯以效常情之所爲也實不得已之言也我　皇祖常假臣下作對奏因作樸城之上焉故此或問以作云

問曰明堂大享之禮邃古無者本周之始固亦報天之情祇以配位之位每論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難者汝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禮次於大報重於他祀雖古遠有無未可知周始著之載籍今日之舉未難

時人之情甚非古人比也曰配帝爲難將欲奉 太
宗配庶幾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視 太宗爲何如
之主今日 聖靈在天猶昔日御世一般 太宗本
時君之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
爲親經所未聞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後世但世愈
降道愈湮文人學士之心一日昧於一日但騁彼舞
文弄智恣巳胡爲上籍君父下愚細人此非難者決
不可行之禮也問曰汝蓋欲奉 考配亦非昵於愛
親而不愛祖邪答曰明堂本義是因秋時群物成以
報天即人成於父之義以其所合於義之正大典則

爲禮故父配爲正不爲既豐不爲忘遠問曰父配固
是矣將來一世一易抑但以一乎答曰今既用周制
爲準則即如武王行禮奉以文王配之義一而矣巳
問曰周公制禮汝何謂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職
也雖然必稱武王爲正豈有臣行君禮哉周自武爲
之則嚴父必文今日自我皋必　皇考配也問者又
曰配義雖明稱宗何爲答曰稱宗之義在今時無有
一說但不過是尊親之意亦無憑據亦無比附亦無
重輕亦無利害只是箇崇上之義耳問曰稱宗祔廟
否答曰祔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祔廟必祧

不如專享百世爲上此不過愚哄其君耳我　皇考雖未即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懽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情不堪時義不順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孫孫之所不忍獨文人殘狠之無比也非害於義害於禮之者即無意思之爭辯必稱宗必祔廟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宗廟之禮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乎人而無父有諸況人君爲人之極可乎問者又曰稱宗祔廟祧禮皆明明堂之配親盡將何爲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奉祧何害兩不關涉也問者又曰時人但爲

太宗不得一配爲爭耳答曰此說不是尊崇之實假借以制時君又上欺　太宗爲無道之甚夫假借制君之罪固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始祖太祖也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嚴父　獻考也嚴父故配明堂也此文人亦知之明明知　太宗即不可上並　始祖又不可降擬近親故曰祈穀可一奉配又欲復屋下以重明堂之祭此強牽妄擬欺愚君上是人爲哉問曰若是說者則　太宗永無配享之典汝寧忍之哉答曰禮之正所當爲者不可避不可讓也避則自諉讓則負天禮之不正不當爲者不可妄

不可欺也妄則自失欺則詐情以事神神必不歆聖
人教人如是邪問曰　太宗功兼創守將何以報之
哉答曰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
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般今同　太祖百世不遷
此乃報崇之正然稱號　太宗未免無異於　列聖
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謂
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槩以宗尊之　太宗所謂
有功者焉可同宗稱之此當別之者也云
遵照　御製或問　獻皇帝祔廟　文皇帝稱
祖議

該內閣抄捧　聖諭昨禮部以會議疏上內又爭一
祔廟之正朕故未答已與卿等說待作箇或問以示
臣民旬餘未親筆札昨將夕覺神思清悅一作之方
就卿五臣看了就着嵩將去部中刻印遍給與議群
臣限十日內再會議來聞欽此臣嵩恭捧到部除欽
遵刻印進呈　御覽并遍給與議群臣外先該本部
等衙門會議明堂宗祀大禮緣由具題奉　聖旨着
遵照或問會議來行欽此欽遵臣等會議得仰惟
皇上以明堂宗廟典禮重大頃月以來三詔廷議而
又特釐睿思親御宸翰法　皇祖嘗假臣下作對奏

之意作爲或問以示臣民臣等仰誦俯思　聖神之
見度越千古誠孝之念發自天衷非臣下愚謭膚陋
所能測識萬一者也夫明堂周公相武王所制之禮
也　聖諭曰必稱武王爲正誠至論也周家之禮自
武王而行奉以文王配今日之禮自　皇上而舉奉
以　皇考獻皇帝配此合孝經嚴父之文宋儒季秋
成物之義隆以宗稱萬世一定不可易也今議者將
欲奉　太宗配　聖諭曰　太宗本遠祖以父近之
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爲親我　皇上一言而
明矣臣等前議僉同奉有明旨無容再議若夫加宗

皇考只是箇崇上之義誠有如　聖諭者　聖諭
曰必稱宗必祔廟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宗廟之
禮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乎臣等愚昧始者不
能推原　聖主崇孝之心而獨守拘儒章句之說又
見　皇考已隆專廟之享而因憚升祔親盡之祧是
以祔廟之議委不能無疑於心茲者伏讀　聖諭有
曰我　皇考雖未即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
祖宗列聖懽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
堪時義不順此真　皇上至孝至痛之所形見而不
能自已者也臣等自非木石寧不感動但祔廟之文

考之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故殷雖四君爲一世而同廟盡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其後晋之廟則有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則有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典禮用學士宋湜等議而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則又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皆古事之可據者今　皇考於　孝宗同氣之親同爲一世者也臣等管見竊謂宜奉　皇考祔於　孝宗之廟伏乞　聖明裁之祭義曰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示有終也故宗廟之禮雖孝子慈孫之心無窮而世遠親盡必祧禮制有不容違

越者　聖諭曰奉祧何害非大孝至公不能與於此
也夫四親之廟在禰尤爲獨親我　太祖高皇帝即
位之初首立四親廟　仁祖淳皇帝雖起布衣必享
天子之祀今　皇考顧獨闕焉宜　聖心有所不安
者矣　聖諭又曰我　太宗當　皇祖初定之中又
罝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般稱號　太宗
未免無異於　列聖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臣
等切惟古禮宗無定數惟非有功者不得而祖之漢
人稱祖者二高帝稱高祖其後光武廟號世祖說者
謂光武再造炎劉功崇業鉅故無二祖之嫌我　文

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鴻業功莫大焉槩以宗稱於義
誠若未盡尊稱爲祖 聖見允宜臣等仰遵休命恭
候宸斷勑下施行嘉靖十七年七月初三日奉
御批既會議已定都着舉行禮部會同翰林院便將
各樣禮儀開具來聞惟 皇考同 皇伯考一廟此
本古禮當爲法者但今恐不能容奉二主若夫設位
必同一方禮部再詳議來

請奉 獻皇帝主于特廟袷享于 太廟議

昨該臣等會議宗廟大禮緣由奉 聖旨 皇考同
皇伯考一廟此本古禮當爲法者但今恐不能容

奉二主若夫設位必同一方禮部再詳議來欽此臣
等仰惟　皇上至孝中發明命渙頒特舉　皇考稱
宗祔廟之禮臣等博考載籍以古兄弟同世之文上
請恭奉　皇考祔於　皇伯考孝宗皇帝之廟仰荷
聖明俞允臣等不勝慶幸不勝欽服自古人君未
有如我　皇上閱禮見道之明虛已從善之美者也
伏奉　聖諭恐不能容奉二主令臣等再加詳議臣
等即恭詣　孝廟相看得寢殿三間原設　孝宗皇
帝神床正面居中餘地窄隘委不能容奉二主臣等
思之若奉　皇考並處其中則非異室之制若虛其

中奉 皇伯考居東一室 皇考居西一室則又非當尊之位若 皇伯考居中室 皇考居東一室則又失一隅之偏皆非禮之得也爲今之計似須於孝廟之東改建新宫以稱嚴祀未爲不可但頃者恭建列廟既爲地勢所拘規制已定神靈孔安尋復興作殊駭觀聽若必欲展拓須是毀垣闢道但又迫近獻皇帝廟之北方且他日親盡之祧 皇伯考 皇考當並遞遷則以上二昭廟俱當展拓而後爲宜此皆先事所當慮者也臣等反覆籌度莫知所處竊惟禮有義起要之可適於今而不失古人之意此在

聖心一轉移間耳令 皇考特廟巍崇炳煥巳獲寢
成之安尊稱昭揭 列聖同符 皇上推崇之孝大
矣雖古禮當法而廟室難容合無 皇考神主仍於
特廟而遇祫享太廟恭設神座與 皇伯考同居昭
位如此則在廟有常尊之敬在祫無不預之嫌於義
爲大順於時爲合宜此亦通變之道也況古者嗣世
之君有賢聖功德者則其廟難以世拘必別立廟以
爲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臣等臣子之情終謂我
皇考世德宜享世祀他日當遷之期 聖子神孫
推本遡源必有能仰體我 皇上罔極之情者則夫

今日專廟之祀恐未可易也臣等愚瞽之見未敢必
以爲可然實出一念芹曝肝膈之忠伏望 聖明矜
察而裁擇之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嘉靖十七年七月
初十日奉
御批待朕親視

請乞 欽定 文皇帝稱祖 獻皇帝稱宗尊
謚
先該本部具題議得 皇考稱宗祔廟之禮古禮當
復廟室難容合無 皇考神主仍於專廟而遇祫享
大廟恭設神座與 皇伯考同居昭位則在廟有常

尊之敬而在祫無不預之嫌等因奉 聖旨待朕親
視欽此本月十七日恭遇 聖駕特詣 孝宗廟
獻皇帝廟逐一恭親閱視該大學士臣李時臣夏言
暨禮官臣嵩叨與隨侍伏蒙 皇上親覽得孝廟後
寢東西室窄隘委不能容奉二主及廟額難於並揭
當蒙 面諭臣等 皇考廟既已再建不可虛設茲
仍奉主爲宜時祫則享于太廟臣等仰見 皇上秩
禮尊親訏謨淵識酌古適今情文具備聖人大孝真
度越千古者也然享祀大禮已蒙俯順本部前次所
請今季秋期近一應儀物所當速辦而 文皇帝稱

祖　獻皇帝稱宗尊謚須乞　特降勑諭本部欽遵
施行伏乞　聖明早賜欽定八月十九日奉
御批是知道了
請乞　欽定上冊幷奉題　神主舉祭儀
本月二十六日臣嵩伏蒙　皇上面諭以九月十一
日恭上　二聖尊謚冊寶以十四日改題　二聖神
主其十一日先於　皇祖文皇帝廟上冊恭祭行禮
畢隨赴　皇考獻皇帝廟上冊畢即請主入太廟舉
祔廟之祭以代伸我　皇考展謁　列聖之敬臣謹
欽承訖既伏思之　皇考冊寶雖已恭上神主未經

改題必須恭題新主方可奉迎入廟本日上冊題主一併舉行爲宜但恐禮行既久　聖體過勞臣愚欲乞　皇考廟上冊畢遂如例舉祭却遵照　欽定十四日先於　皇祖廟題主畢行三獻禮畢赴　皇考廟題主畢就舉祔廟之祭庶日力寬展禮文周悉伏乞　聖明裁定恭候　示諭總具儀注上進謹具題以聞

再請定上冊并題主祭儀

臣嵩今早欽奉　勑諭到部隨將恭擬儀注上進訖隨該內閣差辦事官邀臣進閣面示　聖諭　成祖

上冊畢即詣　睿宗廟上冊即題主俱題主畢就祭
二處通畢歇二三時就行祔廟祭享禮欽此欽遵該
輔臣臣時等面議得十一日　成祖上冊畢即詣
睿宗廟上冊卻復詣　成祖廟題主舉祭畢復又詣
睿宗廟題主舉祭通畢乃行祔廟之祭臣愚切思
前議則是二廟一時往復四次未復祫享太廟通計
舉禮五次非惟　聖駕出入登降爲勞且事體亦未
免煩雜不便似應於　成祖廟上冊題主舉祭一併
行禮畢卻詣　睿宗廟行禮亦如之然後恭舉祔廟
之祭庶節次歸一往來不煩而禮成於一日矣伏乞

聖明裁擇特賜定示將臣所進儀注發下容臣會
同翰林院再恭擬上請謹具題以聞九月初一日奉
御批正是上冊即題主非二起也
明堂造辦儀物并 廟享等禮儀
嘉靖十七年七月初一日該本部等衙門題爲欽奉
聖諭遵照 御製或問會議 明堂 宗廟大禮
緣由初三日節奉 聖旨既會議已定都着舉行禮
部會同翰林院便將各項禮儀開具來聞欽此臣等
仰惟 皇上稽聖奉天尊 親敬 祖明堂肇祀而
仁孝之道以彰 宗廟祔升而昭穆之倫不紊報本

則稱宗　皇考追遠則加祖　太宗義必因經事惟
師古可謂舉行數千年以來盛典也臣等躬承　休
命祗奉德音所據一應合行禮儀臣等會同大學士
李時夏言備細酌擬冊惟秋享期逼內外各衙門合
行造辦儀物俱不宜緩除祔　廟大禮恭候　宸斷
另題外謹將秋享并　廟享禮儀逐一開坐上請伏
乞　聖明裁定施行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且依擬行造
　奉製秋享　正位　配位神牌式
准工部都水司手本內開該禮部題奉　欽依行內

府成造秋享明堂　正位　配位神牌該內官監御
用監官稱說神牌若用沉香該御用監成造若用栗
木該內官監成造又稱該何尺寸回報前來煩查應
照何項規制尺寸該用何項地質木料議擬明白題
奉　欽依咨行以憑轉行造辦等因到部臣等查得
嘉靖九年六月內為郊祀大禮事該本部奏有　聖
諭　圜丘　上帝御位　太祖配位俱以在殿者奉
設及查泰神殿奉藏　昊天上帝　太祖配位神牌
俱高二尺六寸闊五寸厚七分座高五寸四分座面
九寸三分深闊五寸一分座底長一尺深五寸五分

規制見存今秋享大禮比之圜丘事體無二所據
上帝御位 獻皇帝配位神牌規制尺寸地質顏色
相應比依一體成造但應用沉香栗等木看得圜丘
牌位年久丹漆塗繪木料難辯臣等愚見合無用香
木於 上帝達精神之意而用栗木於 皇考取相
生之義伏乞 聖裁臣等再惟往歲圜丘牌位我
皇上特建泰神一殿奉安今秋享大禮既於奉天殿
舉行則牌位似應於禁近之地另造天庫奉安但今
歲享禮期逼經創不能遽就臣等未敢輕擬伏乞
聖明定擇一處以為尊安之所恭候 成命勅下內

外衙門欽遵施行嘉靖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　神御位　配考位今年且用紙牌另擬成製
樂歌也着翰林院擬撰來暫用待朕神思清復通製
今年儀物禮度你部裏且擬來行

奉題　成祖　睿宗神主儀

照得本月十一日恭上　二聖冊寶祔享　太廟禮
儀已經奉有　欽定儀節欽遵外所據十四日恭題
二聖神主謹遵　聖諭再恭擬上進伏乞　聖明
詳定勅下遵行　一十三日司設監設香案于　成
祖　睿宗各廟寢殿神龕前設題主案于東置淨水

刷子粉奩筆墨于上又設盥盆帨巾于東　一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公侯駙馬伯皇親指揮陪拜　一是日早免朝鳴鍾陪拜官具吉服于廟街門北向序立候駕至陪拜　上具翼善冠黃袍乘板輿至　太廟門右降輿導引官導入　成祖廟左門由殿左門入寢殿內贊奏就位　上就位太常寺卿跪于神主前奏請　成祖文皇帝神主降座改題　上請神主前親捧主安于東案上　上復就拜位北向立內侍官洗出舊字別塗以粉中書官書寫題主官盥手西向立題主題訖　上親捧復安于座內贊奏跪　上跪

太常寺卿跪于　上左奏請　成祖文皇帝神靈上
神主內賛奏俯伏興　上捧神主導引官導出正殿
奉安于神座　上就拜位典儀唱迎神導引官導
上至香案前奏上香　上三上香訖奏復位內賛奏
四拜興平身傳賛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導引官
導　上至神御前奏搢圭奏奠帛奠訖奏獻爵獻訖
奏出圭奏詣讀祝位內賛奏跪賛讀祝讀祝官讀訖
奏俯伏興平身傳賛同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儀同初獻惟不讀祝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太常
寺卿詣神御前跪奏禮畢請還宮內賛奏四拜興平

身傳贊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內贊奏禮畢　上捧主詣寢殿奉安訖導引官導出太廟門東乘板轎詣　睿廟門降轎導引官導上由廟左門入殿左門至寢殿內贊奏就位　上就位太常寺卿跪于神主前奏請　睿宗獻皇帝神主降座　上詣　神主前親捧主安于東案上　上復就拜位北向立內侍官洗出舊字別塗以粉中書官書寫題主官盥手西向立題主題訖　上親捧復安于座內贊奏跪　上跪太常寺卿跪于　上左奏請睿宗獻皇帝神靈上神主內贊奏俯伏興　上捧

神主導引官導出正殿奉安于神座　上就拜位典
儀唱迎神導引官導　上至香案前奏上香　上三
上香訖奏復位内贊奏四拜興平身傳贊同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導引官導　上至神御前奏搢圭奏
奠帛奠訖奏獻爵獻訖奏出圭奏詣讀祝位内贊奏
跪贊讀祝讀祝官讀訖奏俯伏興平身傳贊同奏復
位典儀唱行亞獻禮儀同初獻惟不讀祝典儀唱行
終獻禮儀同亞獻太常寺卿詣神御前跪奏禮畢請
還宮内贊奏四拜興平身傳贊同典儀唱讀祝官捧
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内贊奏禮畢　上捧主詣

寢殿奉安訖　上還宮　嘉靖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擬

南宮奏議卷第二